皇清經解

478
281

門 13
號 478
卷 281

經
2.0
281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

孟子正義

學海堂
江都焦孝廉循著

支那所有

孟子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注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爲重疏注任國至爲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連不誠有子之風哉翟氏灝考異云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若書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即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或爲別一人與曰禮重〔注答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注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

必親迎乎注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疏以禮食
曰閒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所謂禮食者坊記云故食禮主人
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
食焉按襄公三年左傳云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
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國語晉語亦有此文韋昭注云禮食
公食大夫之禮孔氏左傳正義云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
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
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公立于序內西鄉注云不立阼階上
示親饌又大羹涪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盖由門入升
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公設之于醬西又宰夫授公飯粱
公設之于清西此即親饋之禮也又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
擩于醢上豆之閒祭云云又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清
閒此即主人親饋則客祭之禮也○親迎○正義曰周氏柄
中辨正云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
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
從左氏或從公羊愚獨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
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即此可以通彼者
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
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
侯即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
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大

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天有天子之
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眞無命之者也屋廬子不能對
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注於音烏歎辭
也何有爲不可答也疏注於音至答也○正義曰說文云烏
故以爲烏呼於象古文烏省於即於字然則烏於本一字後
人以於通于故趙氏音烏孝烏也孔子曰烏呼也取其助气
呼之辭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氏注云何
有言不難也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則於如字不讀烏
者有餘力也若以雍也爲於從政乎何有爲不可答也
若曰於答此任人之說何有爲不可答也
則謂任人設難爲不可答正與何氏解何有爲不難者相反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
有注云何有言若無有此似與趙氏之意相近蓋趙氏謂揣
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即可答此歎其不可答
謂未能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也以何有
爲不可答故斷於字爲句而以爲歎辭也　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
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注孟子言夫物
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
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
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
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
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疏)注夫物至山邪○正義曰方
年左傳云揣高卑杜預用方言解之度與量義同揣量卽揣
度也說文立部云踱等也踱等齊語踱本肇末韋昭注云踱等也
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簡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揣益踱之假借字趙注揣量似失之木部楗下云一曰度也
孟子正當從木作楗韻書謂稱量曰故數丁兼丁括反卽踱
語之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岑高也爾雅山小而
高岑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云岑樓山之銳嶺
者釋名岑嶜也嶜嶜然也岑嶜聲相近故呂氏春秋審忌篇
齊攻魯求岑鼎韓非子說林篇作讒鼎讒與岑皆言其高也

說文厰崟也又云品山巖也讀若吟德三十三年穀梁傳云
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楚辭招隱士嶔岑碕礒兮上音欽下音
吟又云狀貌崟崟張衡思元賦云冠品其映益兮合
言之則曰岑崟說文山之岑崟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岑崟參
差史記作岑嵓揚雄傳玉石嶜崟蕭該音義引字詁云嶜古
文岑字張衡南都賦幽谷嶜岑上音岑下音吟楊康琴賦崔
嵬岑嵓並字異而義同釋邱培塿家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間
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塿或謂之垤或謂之壠
自關而東謂之邱小者謂之培塿大者謂之邱培亦高貌也風
俗通義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卬者名之
爲部義並與培同塿亦高貌也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義與
塿同方言注云培塿亦堆高之貌因名之也培塿喻聲之轉
也家謂之塕亦謂之培塿培塿謂之覛亦謂之瓾甄北陵謂之
西隃小山謂之部婁義並相近也趙氏謂不節其數累積方
寸之木節其數謂但以一木爲節累積之故可使高於岑樓
累積此木百餘卽高過於岑樓今累積之故可使高於岑樓猶韓非子
故可使之重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
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拔近時通解如是與趙氏義異○
注一帶鉤之金○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晏子春秋
曰大帶重牛鈞鳥屬倍重鄭君說東萊稱以大牛兩爲鈞然
則帶鉤金牛鈞才重三分兩之一○注翅辭也至重也○正

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翅辭也者翅是語辭卽不啻也說文口部云啻語時不啻猶史漢之言夥頤或析翅字訓但誤矣注云若言何其重也正謂食色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解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疢病不翅也翅同啻口部啻下云語時不啻也倉頡篇曰不啻多也世說新語云王文度弟阿至惡乃不翅音宋閒人尙作此語古書或言不啻或言奚啻皆或作翅國語云奚翅其聞之也韋注云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孟子奚翅色重趙注翅辭也若言何其重也今刻本作何其不重也誤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注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注紾戾至輕者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抮盭也抮玉篇音火典切引戾也方言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江東音善說文紾轉也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鄭衆注云紾讀如抮抮轉之抮釋文紾劉徒展反許愼尙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紾戾也音義紾張音軫又徒展反淮南子原道訓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誘注云抮抱了戾也抮聲近而義同說文戾曲也盭卽戾也盭與戾通音義云摟音婁文選琴賦注引劉熙注云摟牽也趙氏與劉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毛詩魏風山有樞弗曳弗婁傳云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也楚辭怨思篇曳慧星之皓旰兮注云曳引也摟之爲曳也爾雅釋詁云摟聚也郭璞注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說文手部云摟曳聚也許之言曳聚也猶郭言拘摟聚曳聚者牽引使聚合也摟必兼曳聚二義而爾雅言聚以見曳毛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文選射雉賦云來若處子徐爰注云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莊周見逍遙遊彼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易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虞翻注云巽爲處女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紾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注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咎居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疏

注曹交至名也○正義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於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闇氏若璩釋地續云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郯費郯邳四國則郯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滅薛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趙惠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非無謂也按二說一以爲曹雖滅而仍爲附庸一以爲曹滅後有國於曹者皆以爲實有曹君交實爲曹君之弟與趙氏注相引申而辨王氏曹士久矣之說毛氏奇齡經問云盛唐問孟子曹交趙岐注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

執曹伯以歸如此則孟子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居得非經祇書入原未嘗滅乎曰經有書滅而並未滅者定六年鄭師師滅許是也有書入而即是滅者此宋人入曹是也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曰此張南士曾辨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鄒者魯縣鄒即邾春秋注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則曹交者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即鄒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春秋之末曹已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爲君者假館也便有挾貴之意此二說則仍王氏之說而又爲曹鄒同姓之說按以曹君之弟假館於鄒君不必定爲同宗至以交爲鄒君之弟則交明云得見鄒君此豈親弟口吻則趙氏之說未可非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趙氏蓋當有所案據惟是曹交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且詳即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爲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爲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譏辭自僞疏好逞臆於

注外遂以曹交棘貴而問孟子辭之然謂不屑教誨則既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注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疏交聞至則可○正義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胝疾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至湯體長專小足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然則湯九尺所云長專也博長也皆天授故曹交舉而言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注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疏注何有於是言乎○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奚何也是奚有即何有趙氏佩岐注孟子篇云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是也何有爲不可答則是以何有爲無有此何有於是亦是說也按何有亦宜解作不難是無有於是益謂其不必如是爲不難於湯文之爲堯舜也○注字指文王湯之能爲堯舜謂不難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正義曰音義出匹雛云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注疋雛小雛也匹不訓小而訓詁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按方言走小也音節盍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譌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必少也物多則大少則小故方言云小也廣韻蟣必小也方言注作懱截孟子告子篇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孫奭音義謂必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按孫說是也玉篇鷽小雛也鷽與必通小雛謂之鷽猶小蟬謂之蠽爾雅蠽茅蜩注云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說文鬠束髮少小也張衡西京賦云朱鬒鬠髽必鷽鷽鬠髽並音姊列反其義同也方言謂小雛爲雚子雚鸛一聲之轉廣韻必姊列切鴂必姊切也

吪吪猶啾啾亦一聲之轉也按禮記曲禮云庶人之摯匹注云說者以匹爲鴈釋文云匹依注作鴈音木玉篇集韻有鴫字以此通之孟子似匹雞白虎通瑞贄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鴈也鄭所云說者指此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贄庶人執鴈用以相準故白虎通以匹爲鴈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而擬之云此所云匹者謂鴈謂兩鴈也非與匹謂鴈同義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釋文音匹爲木孔氏正義直云匹鴈氏讀匹雞如字亦義爲偶爲雙力不能勝一雙雞則是兩雞也皆非是至造爲鴫字尤非矣張說文雀部云雞雞子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淮南時則訓注云雞新雞也然則雞爲雞之名讀匹爲少則心雞卽是小雞讀匹如字則匹雞是卽雙雞曲禮單云匹故擬之爲鴈此已連稱匹雞以匹爲鴈轉忘乎雞爲雞矣○注烏獲至爲之耳○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是烏獲爲古之有力人韓非子觀行篇云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是烏獲能舉千鈞也論衡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誦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又云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此所云任皆勝也烏獲能移舉千鈞則是舉烏獲之任也人亦能爲之爲之爲與上爲無力人爲有力人二爲字同上兩爲字趙氏俱以謂解之是人稱謂之此爲烏獲亦是人見其能舉烏獲之任即稱謂之爲烏獲而已烏獲之力不能強學故必視能舉其任而乃可謂之烏獲若一匹雞則斷無不能舉之人今曰不能勝此豈足患由不肯爲耳弗爲耳之爲解作行爲與上三爲字不同趙氏之意以孟子勝一匹雞比人之爲堯舜謂人之爲堯舜非如爲烏獲必能舉烏獲之任人之爲堯舜第如舉一匹雞人人不患其不勝特患其不爲自解者以爲烏獲比爲堯舜則移舉千鈞引陳幾亭之言謂人皆可以爲烏獲以此譏孟子言辭小失由未審趙氏之注也不勝原卽不能勝故以不勝爲患卽是以不能勝匹雞爲患則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也爲堯舜非舉烏獲之任也乃舉過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故儒生能說百萬章句連句結章篇至百十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此烏獲之任也非人人所能爲也孝弟之道人人能爲一匹雞之勝也此趙氏之義也又按鹽鐵論能言篇大夫曰夫坐

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能勝匹雛之人若不行而徒言則自言能舉百鈞即可謂之烏獲矣然則必能舉烏獲之任乃可爲烏獲力不能勝一匹雛之人而徒空言自詡其舉百鈞豈得眞爲烏獲乎此於孟子今曰二字體會而出烏獲不可以空言冒堯舜不可以形體求不可舉堯舜之任但形體似堯舜不可爲烏獲此又一義也姚舉烏獲之任但曰稱能舉百鈞不可爲烏獲此又一義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或疑不勝匹雛如何可以至烏獲因遂譏孟子爲妄說不知不勝匹雛與舉百鈞皆必無之事皆代其人摹寫之辭並非正論有人於此於衆方角力之時而彼獨逡巡退縮曰吾之力雖一匹雛不能勝也力雖薄亦何至不勝匹雛然由其顓靡之習則必終爲無力之人矣今或不然於衆皆畏憚之事而彼獨毅然不顧曰吾之舉不至於百鈞不止也力雖果亦豈能遂舉百鈞然竭其邁往之材久之固亦得爲有力之人矣天下之稱有力者莫如烏獲其所任皆舉之而莫能勝也然試思彼亦人耳安在烏獲之遂絕於天下也者設使若人者馴而致之而一旦遂至於烏獲則亦一烏獲而已矣人旦日吾弗勝者何也凡事必歷乎其亦爲之而已矣然則人之途然後可以知其難易今之人直未一身歷焉而遽以不能勝自謝也此何異於不勝匹雛之說也惡知夫堯舜之可爲更非若烏獲之不可強而至哉本文意甚簡密學者粗心讀之未免以辭害意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疏〕注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疏〕注長者至爲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注云長老也廣雅釋詁同是長者即老者也荀子修身篇云端慤順弟漢書蕭望之傳云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云弟順也顏師古云弟悌也故云人誰不能徐行者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注〕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爲堯似堯爲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注〕交

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注）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疏）（注）孟子至學也○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傳云較然著明又伯夷傳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谷永傳云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皆易見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觸子苦之貴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是病即苦也呂氏春秋辨士篇云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高誘注云餘猶多也多即不少也論語子張篇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述而篇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皆有餘師之謂也

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餘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疏）（注）蓋詩至蔽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言在思無邪而已蓋歎後語東漢已有之韓退之論語筆解云蔽猶斷也李翔云詩三百斷在一言終於

頌而已或趙氏亦取一言蔽之義以爲道在於爲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疏）（注）高子至小人○正義曰公孫丑篇高子以告注云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盡心篇孟子謂高子曰靈丘筑室反反兮注云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地術此注則但稱齊人毛詩序云綠衣衛賓尸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星之尸也孔氏正義云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翟氏灝考異云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籥二章之高子蓋有別趙氏佑溫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間稱叟而曰固曰荼塞是後注所謂鄉道未明者然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指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

後明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益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標有梅之標作莩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亭與毛異趣以鴟鴞詩爲刺邠君並違尚書孫氏音義開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毋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按琴操云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衣荷而衣之采蘅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伯奇之事而不言其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之所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乃中間以比干則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孔

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末章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云念父孝也引孟子此文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注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疏注固陋至甚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儉則固集解引孔氏云固陋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見曰陋所見寡少不能通達故又云不達詩人之意不達正是固禮記曲禮云君子謂之固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也堅守一說而不能通是爲固也廣雅釋親云叟父也故以高叟

爲高父音義出爲詩云丁云爲猶解說也按論語陽貨篇云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氏疏云爲猶學也爲本訓治學之卽是治之治之則必解說之矣音義出關弓云丁張並音彎文選三都賦劉逵注引孟子此文作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抓之言弢也說文弢滿弓有所嚮也字亦作弢呂氏春秋壅塞篇弢引弓而射之高誘注云弢引也右聲並與抓同彎亦抓也語之轉耳說文彎持弓關矣也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矣杜預注云關引弓也史記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彎關貫並通道言也大戴記曾子制言中云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道之謂戒其不可射也然疏則言之和故談笑親則言之迫故號泣號泣則欲其言之必受也廣雅釋詁云親慽近也說文戚爲斧鉞之名與慽通故爲親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首章之文毛氏傳云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氏正義云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小弁之怨同於舜之號泣而特不以爲宜白之詩此句以明小弁之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趙氏特引而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益以宜白非仁人不得比於舜之怨故取他說也曹氏之升撫餘說云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平王既立遣師戍申是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不知申侯弒父爲可誅忘親逃理如此則謂宜白爲小人并其詩而斥爲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爲小人也益宜白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白不怨而其慮道之以怨明示以親親之道而諫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爲小人哉劉氏始興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據此一語可斷其爲幽王太子宜白之詩益太子者國之根本動搖則社稷遑遑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已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又詩二章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焉曰凱風何以不怨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不怨疏注詩邶至不怨○正義曰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其孝子自責之意是凱風亦孝子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注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

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疏〕注凱風至不孝也○正義曰趙氏說小弁既不用詩序而以爲父虐伯奇虐謂放之於野以此爲過大故以凱風之母但心不悅母心不悅視虐放於野爲小故引詩語以明大小之義益亦不用凱風詩序不安其室之事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予向取其說以說國風既讀孟子則尤與不可磯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此即趙氏義也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

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採風者親覩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周氏柄中辨正云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不可磯之義求之益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懟則己心未盡矣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謹按周氏解大小二字是也益小大猶云微著母不安室與父而可以感消父亂己成則著而不容膜視趙氏以激釋磯益即不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楚之結王逸注云激感也趙氏讀磯爲激而釋之爲感故云孝子感激輒怨忿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因其激而遂怨是不可耐此激發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居依反又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音義云磯居依反又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

之殊誤說文木部云榰所以柱斗斛也柱平也易月幾望荀爽作月既望周禮大人幾珥注云幾讀爲剞從既從气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柱摩也摩之即所以平之然則不可磯即不可柱亦即不可平因毋不安其室心不能平因而怨懟與不可激之義亦相近或磯即事父毋幾諫之幾顯露其親之過是不可幾也廣雅釋水云磯磧也磧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磯大石激水也此因磯之讀激而附合於磯之爲磧故有此解趙氏則無之也爾雅釋詁云俞益也俞即古愈字詩小雅小明篇政事愈慁箋云俞猶益也益疏謂疏之甚也益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子之於親朋友相規兄弟相戒均宜纏綿惻惻相感以情而不可相矜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羣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以感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既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而小弁之詩情辭憤激迥非凱風可比實與詩教相背故以爲小人之詩不知豔妻已嫁周室將亡殊非小故爲臣子者竟惟以低聲緩步談笑處之則視君父不啻路人不亦疏已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通其變故孟子以固執鮮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以凱風爲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不難平心婉議誠有未便惟宜載呪唸之音樂棘心之養消之於未形乃直指其非自沽其直以激其君父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家國是則不可磯之爲不孝也故孟子雖譏高子爲固而仍以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爲經師者也舜之五十而慕正與凱風七子同毋不安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毋即不嫁父頑毋嚚舜自責以父養之而瞽瞍即底豫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患禍未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是爲諷諫孔子獨從之孟子引舜之五十而慕以證凱風之不怨非引以證小弁之怨也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疏生之至於親○正義曰儀禮喪服傳世父母叔父母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兄弟四體也白虎通諫諍篇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呂氏春秋精通篇云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門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注宋牼宋人名牼

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疏注宋
牼至名也○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眞天下之好宋牼
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
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
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
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
翟宋鈃也楊倞注云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
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口莖反又天論篇云宋子有見
於少無見於多注云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
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已之情爲欲多注云據此
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胡泠反漢書藝文志有宋
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藝文志名家
有尹文子一篇顏師古引劉向云與宋鈃俱遊稷下禮
記曲禮云從於先生之後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國策衞策云乃
見梧下先生注云先生長者有德者稱齊策云孟嘗君謖坐
謂三先生注云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牼益年長於孟子
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宣王
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
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遇返

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石邱趙氏
但云地名或以爲宋地蓋以牼爲宋人也張氏宗泰孟子諸
國年表說云當孟子時齊秦所共爭者惟魏若楚雖近秦時
方强盛秦尙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與五國共
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先是十六年
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王
爲儀絕齊而不得秦所許故分楚商於之地懷王大怒發兵
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大敗虜大將
軍屈丐等遂取漢中王復怒悉國兵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
韓魏聞之襲楚至鄧楚乃引兵歸此事恰當孟子時孟子是
年因燕人畔去齊疑孟子或有事於宋而自宋至薛固與宋牼遇於石邱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
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注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疏構兵
○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構而不離又齊策秦楚構
難高誘注云構連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民相連而從之高
誘注云連結也又勿躬篇云車不結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構
與構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構兵卽交兵也說文冓部云冓
交積材也木部云構蓋也杜林以爲椓榍字椓亦以交於榍棟得名由冓之交取義也曰輒也請無問

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注〕孟子敬朱經自稱其名曰輒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正義曰指旨無簡不聽注云有旨有意漢書河間獻王德傳云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注〕經曰我將為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注〕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疏〕注則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戴記保傅篇云接給而善對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又文王官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以待邦之用注並云待猶給也接待即接給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皆忘是盡去也亡與忘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為忘仁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

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

失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疏）俗化至名也○正義曰文子精誠篇云見其俗而知其化荀子正名篇云王者之制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昭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鄒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答也（疏）注任薛至國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東平國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任風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葢誤以任爲任姓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

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鄰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顛倒耳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既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畸至湖闕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注）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閒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疏）注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任之齊即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異在見不見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即是不答詎有遠以幣交既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注〕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疏〕注尚書至享禮○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此文云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鄭氏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享獻也言當識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告子篇引此經趙岐訓物爲事不若鄭注義長據孟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趙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享解經文故以不及事爲有闕有闕即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云可以爲天下儀高誘注云儀法也趙氏以法訓儀謂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即是不成享獻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行之事今不足也趙氏以不足解不及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各有太過不及也王冰注云不及不足也鄭氏以儀爲威儀物即指所享之物謂享獻宜多威儀今儀不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與趙亦略同然儲子以幣交幣即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惜爲切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盎之是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多享多儀享以儀爲多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注〕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疏〕注聞義而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本作聞義服監本服上剜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聞義則服用弟子職語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疏〕亢答不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亢作允似誤亢謂不見儲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趙氏明言答而不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亢猶當也當即應也亢答猶云應答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注淳于姓髡名

申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注淳于姓髡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

齊之辨士名著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

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

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耶疏注齊大至中矣○正義曰

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公侯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仝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惟魏會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周氏柄中辨正云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注云本周卿此主徒類者然芒卯爲魏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證又楚有司馬名嚭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孟子口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疏注伊尹至一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唯簿之外不趨注云步而張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赴所明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韋昭注云履步也趨與履義相近故以其趨爲所履也一者何也注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

矣何必同(注)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疏)注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正義曰史記循吏列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此卽因孟子而演焉者也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子原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此之削弱由於彼之奪取故云削奪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水部云滋益也公孫丑上則弟子之惑滋甚趙氏以益甚釋之此訓爲多土地之亡日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注)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注)王豹衞之善謳者淇水名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衞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

尙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疏

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疏

注王豹至善歌○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篪管弦歌毛詩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傳云曲合樂曰歌楚辭大招云謳和楊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謳然則謳歌同一長言而歌依於樂此所以分也說文欠部云歌詠也言部云謳齊歌也齊歌之說有二漢書高帝紀皆歌謳思東歸注云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假令齊聲而歌則當曰眾歌不曰齊歌李善注吳都賦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淫歌曰哇若楚辭吳歈蔡謳孟子河西善謳則不限於齊也謹按區有眾義說文區从品在匸中品眾也爾雅釋器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㮚氏四豆爲區皆取積眾之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軀區也是眾名之大總若區域也聚眾聲而爲謳故云謳和楊阿謂齊聲相和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水滿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載之高地即鄴東也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即太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即橫所謂隨西山下此即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淇水至黎陽入河若黎陽之河既竭不北行入海則淇水已合於清河矣惟河水至黎陽北流故衛風碩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左傳稱齊先君所履西至於河是齊在河東衛在河西故衛稱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衛地故云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蓋趙氏當東漢時鄴河久竭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濱衛地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詩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間故諄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高唐地在齊國之西西在右故其地爲齊右也韓詩外傳云諄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益即高唐揖封益即縣駒縣駒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唐劉良注齊娥齊后

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嫓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謳則趙注本不作后字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趙注而李劉注文選皆以齊嫓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西齊右言其相化者衆若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恉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公二十三年左傳云齊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用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記檀弓亦載此事言杞梁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是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之言則周志在死決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亦同之梁之死周亦同之梁妻以有對君之言而傳不必周之妻不哭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抑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此亦專言杞梁乃說苑善說篇孟嘗君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陁又立節篇云杞梁華舟至莒城下莒人以戾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隱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隱侯重侯楠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此與孟子合且足以發明左傳列女傳說苑所記也論衡感虛篇云傳書言杞梁氏之妻鄉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鄉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鄉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於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然則城崩之說由來久矣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注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

不至膊炙者爲燔詩云炰鱉膾鯉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
晏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爲
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
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
君子之所爲謂豈不能知賢者之志疏孔子爲魯司寇○正
續云司寇魯官名在司義曰閻氏若璩釋地
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
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
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
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
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
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鄆讙龜
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修
春秋時竟削之哉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佑問司空司寇皆卿
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爲之何有於夫子此豈三家之外
夫子別爲一卿乎抑亦即此三卿而夫子代爲其一乎且三
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即六卿矣侯國

焉得有六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爲
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
司寇則是夫子爲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三卿季
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
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
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
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冢宰宗伯司寇
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
有司空夫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子謂不然者據
春秋傳臧孫紇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
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
見爲司馬而尚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
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柳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
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
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
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卿皆
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
三官爲名柳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
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礙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
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
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卿卿可名大夫大
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二卿次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

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此是命卿之辭非命大夫之辭也至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此且命爾爲司寇則又不然王謂侯國無大小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卽小卿也制侯國三卿俱有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所謂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五人其以此爲舍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孤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卽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武仲爲司寇而經書臧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寇謂之大焉可矣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宣叔者相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爲攝夾谷之相者非也○注從魯至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

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賑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說文肉部云胙祭福肉也僖公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賜胙之事也膰與膰同說文火部云燔燒也天子有事膰焉以饋同姓諸侯詩小雅楚茨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生民傳曰加火曰燔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傳火卽膊膊迫也薄搏肉迫著物使燥也迫著之卽傳火也考工記廬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也傳膊聲同義同也引詩在大雅鳧鷖第五章毛傳皆以祭宗廟之明日設禮以燕尸故引以明宗廟之祭有燔肉鄭氏以燔炙爲褻味乃祀門戶小神之用趙氏所不取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諸侯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

在春故經不書趙氏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蓋以春秋書郊在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佑温故錄云郊本魯之僭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膰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賜大夫胙禮也不得燔肉是君失賜胙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一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而自以微罪行何也燔肉不至於大夫固君之疏亦從祭者之不備也我亦從祭者使君失賜胙之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黨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爲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入蓋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師己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衆人不識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回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曷異乎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爲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也今也藏於道路間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爲爲肉縱在知者亦以孔子爲爲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爲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已一點不是處是爲徒去樂穀報燕王尚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云己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也史記世家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師己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或云以膰肉不至遂行無乃太甚此之謂以微罪行魯人爲肉爲無禮之議正愜孔子微罪之心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終

嘉應邵　翀舊校
漢軍佟　佳番禺黎永椿新校
庚申補刊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正義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五霸者大國兼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疏注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

庚申補刊

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稱五霸趙岐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儒之言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漢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西戎語未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於桓公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崑山顧亭林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注孟子五霸章是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亭林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勾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哉趙氏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伯本春秋說○注三王至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三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風俗通皇霸篇云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于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周文王故應氏並列二說而辨其宜列武王也白虎通不言禹湯而專詳文王正以禹湯稱王不待詳說惟三王列文王不列武王益即本尚書說詩說春秋說與白虎通同閻監毛三本趙注作周文武非是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

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巡狩述職皆以助人
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
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
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强攘牽諸侯以伐

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疏注慶賞至地也
釋言云慶賀也說文貝部云賀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
詩小雅楚楚者茨孝孫有慶箋云慶賜也淮南子時則訓云
行慶賞高誘注云賞賜子賞慶皆訓賜則慶即賞儀禮士喪
禮注云賀加也加亦益也故趙氏以賞釋慶又以益釋賞也
地即慶以地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
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
孟子所謂慶以地即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屢有所慶天
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益原在王
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注掊克至讓之○正義曰
毛詩大雅蕩篇曾是掊克傳云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

正義云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也倍者不
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
者勝也己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
之克也箋云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惡人即不
良之人與毛傳不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掊把也史漢皆言
掊視得鼎師古曰掊手把土也大雅曾是掊克定本掊作倍
孟子書亦作掊克趙注但云不良也毛意謂掊爲倍之假借
字掊有聚意與捋音義近有深取意則不同捋毛詩釋文云
掊克聚斂也此謂同捋也方言曰掊深也郭注云掊甁深能
以深釋掊以能釋甁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方言掊訓深
與許說合國語周語云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注云
讓譴責也○注移之至命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義賞篇云
賞重則民移之高誘注云移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
子大略篇云移而從所仕楊倞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即就之
也六師本在王畿移而就此是爲移之即爲就之李太青云
不朝者三則非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簡可致故須以
天子六師移之見先王武備之豫紀律之臧兵出於國都而
此無徵發之勞威行於侯服而彼無震驚之患如以物加移
之而已作移易者恐非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討治也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秦風傳云蒙討羽
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龍伐據鄭所箋云蒙龍也討雜也畫

言則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猶治亂曰亂也論語世叔討論之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侯國亂天子治之故討爲上討下之辭上討下卽上治下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衞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云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誅伐篇云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弒君之賊也何氏本之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春秋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蓋諸侯奉王命以聲諸侯之罪既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率摟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摟之爲率詳見前五霸不上稟天子之命而以其命率引諸侯蓋伐之卽專治之矣　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注）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搆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疏）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戍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邱聚齊桓公會此城申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

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蔡邱有三其一在
齊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
公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
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蔡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
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
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
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
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翟氏灝考異
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
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
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
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國人與國事管子大
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
侯矣公許諾乃馳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
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
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
善者以璧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
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
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
父子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
臣無國勞無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奔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
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
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
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
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
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
會六乘車之會三爨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於
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壅泉毋訖糴毋曲隄毋貯粟毋擅廢適子以
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
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即誅不孝也云君有
善者以璧問之即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
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即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
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以賦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
子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
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既行之又請
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五命
乃葵邱之會所命次第如此與管子不同○注束縛至負也
○正義曰毛氏奇齡經問云孟子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載書謂載其盟書於牲上也趙岐注有曰但加
載書而又加不歃血則既載而又加不歃血載非加也載書
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爲書
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埋之故左傳襄十
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穀梁傳云

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盟天子之禁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瞭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爲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侯受職聽訟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而無有加於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

設隄防以障遏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趙氏言曲意設防王法所不禁而曲意以禁之是爲違王法周禮秋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禁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故以防爲禁也然隄爲防之正訓僖公三年公羊傳云無曲防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障谷即曲防也何氏注云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蓋所以障之者防也僖公九年穀梁傳則云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此以公羊壅泉之者防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人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蔡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雖以鄰國爲讎也○注無以私至主也○正義曰僖公二年城楚邱而封衛焉公羊傳云言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此言不得專封謂不待天子之命而桓公自封之此五命之告若指告天子則桓公封衛轉是自犯其禁矣故趙氏以爲不告盟主此五霸之盛亦即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其後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宣公十一年楚莊王封陳皆自以爲盟主得專封也衛杞陳皆亡滅而復封存亡繼絕即示私恩其成公十八年伐宋彭城公羊傳云魚石走庚申補刊

易之須公論而後誅之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僖公三年公羊傳云無易樹子注云樹立也趙氏與之同不得擅易然則世子誠不孝亦當白之天下公論誅之無擅易樹子則誅不孝亦無易樹子是無擅易樹子則誅不孝亦不得專誅不孝也桓公命諸侯不可云毋易不孝之樹子故爲互辭趙氏探其指一云不得擅易實能斡旋經文而彌縫其闕隙也且實能禁當時假不孝之名以擅易樹子也○注尊賢至之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育養也彰與章同書堯典云平章百姓鄭氏注云章明也○注敬老至忽也○正義曰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云慈幼謂愛幼少也其二曰養老三曰振窮注云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此命言敬老慈幼故趙氏連類言愉矜孤寡也說文心部云忽忘也○注仕爲至僚也○正義曰大戴禮干乘篇云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德孔氏廣森補注云古者有世祿無世位故春秋譏尹氏也大夫不世苟有能者必官之無失人書皋陶謨云無曠庶官僚亦官也王肅注云不可

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昌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昭公四年公羊傳云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昌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昭公四年左傳云使屈申圍朱方注云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然則防卽朱方徐氏公羊傳疏云慶封往前已封於防爲小國楚取宋邑封魚石吳以己邑封慶封與齊桓封衞楚莊封陳異而同爲以私恩擅封故公羊傳於楚邱緣陵彭城防皆以專封言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郡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贈有贈有賵賵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會也封建大事豈贅之耒簡無不者甚多之辭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衞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益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

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疏注君有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命卽上云犯此五禁者也音義云長張丈切丁又如字兩讀皆有大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長澤此長如字也諭大篇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此長張丈切也長通張詩大雅韓奕孔修且張傳云張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國語周語云宣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命而徧布之故以大釋長又以宣申明之距逆此惡命則不敢施行於外趙氏岐讀長如字而爲張大之義也○注逢迎至罪大○正義曰逢趙氏所本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諛鬼谷子權篇云諂先意承欲者也謂古諂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爲以不善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年左傳云稱其讐不爲導字申明之而臣張布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意而臣先導之是迎合也故以迎訓逢又以諂媚申明之又以

章指言王道寖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

君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敎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

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注)慎子善

用兵者不敎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鬬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

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

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

南陽也(疏)注慎子善用兵者○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慎子

蔽於法而不知賢天論篇云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非十二子篇云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

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

惑愚蒙是慎到田駢也莊子天下篇云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

聞其風而悅之又云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

以爲道理史記孟子列傳云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術以干世主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慎子張守節正義云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到與孟子同時此慎子宜卽是到乃史但言其學黃老爲法家者流不當使爲將軍故趙氏不以爲到而以其使爲將軍則以爲善用兵者耳○注是使民有殃禍也○正義曰說苑君道篇云殃者禍之先者也○注就使至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僖公二十八年穀梁傳文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卽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入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汶陽其說果何所據答云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是汶陽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尙屬

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皮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蒲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邾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郠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之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平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注滑釐慎子名

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疏注滑釐慎子名○正義曰趙氏以慎子自稱滑釐不識則滑釐是慎子之名慎子名滑釐故不以爲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飴我釐麰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知壯云至來也到與來爲義同然則慎子名滑釐其字爲到與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釐　曰吾明或以慎子師事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

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注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

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

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不肯爲況戰鬬殺人以求廣

土地乎疏注諸侯至文也○正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謂

朝覲聘問備其燕享賜予之禮故此宗廟典籍趙

氏卽舉諸侯朝聘言也其實天子諸侯所用多矣不止是也

爾雅釋詁云典常也故以典籍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

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

卑之書孫炎注爾雅云典禮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

形法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順先典注云典法也

然則典籍卽禮籍禮籍爲名位尊卑之書卽是法度之文典

籍也以先祖爲宗廟宗廟之典籍卽先祖藏諸宗廟之典

莊都說典大冊也則典籍猶後世稱先君爲某廟也說文丌部云

義曰說文人部云儉約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

云約少也趙氏以儉爲少故以爲不能滿毛氏奇齡四書賸

言云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

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卽地也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

種而出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

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既云班祿祿出於田當紀實數焉得

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强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

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魯微使慎子爲將軍章

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

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

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卽田耳顧氏

棟高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成王以

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今爲山東兗州府曲

阜縣後益封奄隱二年入極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

巳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

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宣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繹成

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邾瑕其以漆閭邱來奔

昭元年伐莒取鄆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奔十年伐莒取郠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啟陽哀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言

邾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南本邾邑爲魯

所取魯在春秋實兼九國之地極項鄟郳根牟魯所取也向

須句郜鄟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余讀隱五年公

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

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

觀魚處詢之土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

接界俱計日可到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邾莒紀鄫諸國地犬

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祊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

之邾向鄫取之莒而邾則亟其國都致邾眾退保嶧山與莒

爭鄢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疏〕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引即牽也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

明賤戰也疏招攜至戰也○正義曰僖公七年左傳云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注云攜離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作義勝爲上云古本義作廟孔韓同按管子霸形篇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從義爲長漢書趙充國奏留田便宜日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疏〕注傷民故謂之賊也○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害良曰賊楚辭沈江云覽私微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即害良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注〕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注〕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注〕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疏〕注今之至位也○正義曰道是也道之訓亦爲行今之道猶云今之行國語周語云由是第之韋昭注云由從也一人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詁云漸漬也謂漬染而成惡俗也太元元衝云更變而其笑是變爲更改謂更改其害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

語汝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謂其危亡之速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先已失孟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

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疏〕變俗移風非樂不化○正義曰孝經廣要道第十一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注〕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疏〕注白圭至稅一○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益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趙氏以孟子白圭即此人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史記貨殖傳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趙氏傳會爲一人吾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鄴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

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今西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縱存尚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毛氏奇齡說與閻氏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曆即何以不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周氏廣業孟子時地出處考云閻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非子有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圭與惠施析辯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爲別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則正與孟子同時戰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史及鄒陽之說又恐誤以武侯爲文侯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注〕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疏〕注貉夷至服者也○正義曰說文豸部云貉北方貉豸種也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司農云北方曰貉狄書禹貢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胡氏渭禹貢錐指云單言蠻則爲四裔之通稱蠻在荒服知貉卽在荒服也○注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考工記云搏埴之工二陶旗注云

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慎人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篇云陶於河濱高誘注云陶作瓦器
注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
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
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注貉在北方其氣寒
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
二十取一而足也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
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其熟最疾
播在黏者之後穫在黏者之前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
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熟之最疾者播
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蓋黍之不黏者所謂穄也後漢
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穄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烏
九地宜青穄唐書北狄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
連鮮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孫當中土之正北
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匈奴東地氣稍暖
耕田之業雖於屠貳師之年云年稼不熟顏師古曰以爲亦
種黍穄實則以畜牧爲事故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耳又按
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殺氣早降詔遺單于秫藥金

帛綿絮武帝時單于遺書欲取稷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事
農業即黍穄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
故能生穄吾疑其地殆即孟子所謂貉與且貉亦非盡不生
五穀者也貉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貉鄭志答
趙商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貉而戰國策蘇秦說秦
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又可見貉地亘秦之
北皆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爲用其非以貉爲界又可知後漢
書匈驪亦名貊耳是貉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貉也又
載諸國在鮮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貉居
貊耳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穄奚稼多穄之地無疑矣說
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
酒禾入水也糜穄也按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
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之黏者黍則
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稱經傳中見黑黍白黍
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赤糜以是知散文通稱黍也
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餻之屬故簠簋實
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尚黍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
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注）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尙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

二十一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疏）注無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舉國不知禮義皆小人而無君子矣故言無君子之道謂無君子者無君子之道也近時通解以君子卽指百官有司○去人倫無君子之道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何氏本孟子注公羊傳趙氏卽本公羊傳注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十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徐氏解大小不取趙氏尙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貊與貉字通伏氏以小桀大貊大貊明多方小大二字政者正也尙書今作正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胥謂賒役賦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徐氏解公羊傳義與此同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疏）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正義曰二句見漢書敘傳遷食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注）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以洩禹之水（疏）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文玉部云圭上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珪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熾盛而以螻蟻之穴潰故曰白圭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疏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注）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以洩禹之水（疏）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文玉部云圭上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珪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熾盛而以螻蟻之穴潰故曰白圭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是故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難此白圭治除小水之證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

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注〕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甚過矣〔疏〕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谷部云叡溝也讀若鄰壑或從土是壑即溝也害水猶云災水觸即觸類之觸不使水歸四海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爲洚猶逆之爲逢見其逆行觸類而長之即是禹時之洪水禹治洪水使不爲後世害圭放洪水使爲鄰國害圭且爲仁人所惡矣悖乎禹豈愈於禹與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自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疏〕正義曰本裘公三十一年左傳子皮語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注〕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

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疏〕注亮信至執之○正義曰亮信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即亮也引易者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引此以見君子之道不外乎信故爲君子之道舍此烏執乎趙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音烏是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疏〕論語至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二集解引孔氏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又云言必信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此章正發明孔子不諒之指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注〕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疏〕

注樂正子克也○正義曰文選褚淵碑文云孟軻致欣於樂正注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勉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注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注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疏注丑問至能乎○正義曰强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藝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宜才執政宜德此章亦與論語互相發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注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注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善足乎注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注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

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喈喈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疏注好善至治乎○正義曰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優則足也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注誠不好善至來也○正義曰音義出訑訑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詑者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訑訑字作詑者今諸本皆作訑按說文作詑方言作詑皆訓欺孟子是此字注自足其智不者善言義之引伸丁張音義皆確自訑訑乃別爲音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從謹按說文言部云

詖沈州謂欺曰詖從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兗州人以相欺爲詖人音湯和反詖避也詖卽詖詖卽詖詖爲詖之俗詖爲詖人音湯和反詖避也詖卽詖詖卽詖詖爲詖之通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詖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又云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詖者耳觀代之言詖爲欺謾不實明矣男女未必誠美而媒者謾以爲美此詖詖也欺也己本無所知而以爲子既已知之亦詖也欺也詖詖既爲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則已知詖詖者不得爲不好善者之言上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云云此云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詖詖將曰之將與將輕之將同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曰詖詖又述其言曰子既已知之矣既猶盡也予盡知之謂人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之人惟與相親近故見其聲音笑貌如此賤他人之言解子既已知之也詖詖是見顏色子既已知之是發聲音人狀其貌述其言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獨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如此豈肯至乎是其詖詖之聲音顏色有以拒止之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注〕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豈可得乎〔疏〕注則邪惡順意之人

淹久篇云希意道言謂之惡謂之讒呂氏春秋貴因篇云讒慝勝良高誘注云讒邪也此趙氏以邪釋讒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不善卽惡也此趙氏以惡釋諂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病君謂之諛此趙氏以順意釋面諛也說文言部云諛譌也譌諛也諂諛也諂諛者所以爲諂諂者未有不諛按諛但順意善逢君之惡也讒則因道讒因於諂諂因於諛諛因於諂諂不好善也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詖詖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之謂也〔疏〕詩曰至謂也○正義曰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序云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漢書劉向上封事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趙氏本諸此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注〕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

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
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
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
已矣注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
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
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
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曰爲死故也權時之宜
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疏周之至已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賙同救贍也翟氏灝考異云柳柳州集上李中丞敬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用賙字按大之既不能行道又不能從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故曰所去三

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因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

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疏注舜耕至徵庸○正義曰見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注傅說至爲相○正義曰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馬融注云高宗始命爲傅氏鄭氏注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張守節正義云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按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墨子尸子皆周時人其言傅巖在北海當有所據

閻氏若璩釋地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閒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傳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軨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窒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洲者大非閻氏本張守節之說其云顛軨阪云則水經注文也然後世之地附會古人之迹甚多墨子以爲築城稱其庸築則但傭工爲人版築史記言胥靡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傅說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破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己相然則說之版築由於被刑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荀子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楊倞注云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注膠鬲至臣也○正義曰膠鬲事詳見公孫丑上篇魚鹽則別無可證趙氏佑温故錄云右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桀不復進用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於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故雖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謂之天降大任竝後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慨矣○注士獄至相國○正義曰書堯典云汝作士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士

獄官之長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莊公九年左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此舉於士之事也○注孫叔至令尹○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為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為令尹也史記說苑列女傳謂進自虞邱子呂氏春秋謂沈尹莖力薪序謂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令尹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四年官司馬為子越椒所惡四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為令尹與但為賈乃還召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為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毛氏奇齡經問云張燧問孫叔敖舉於海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令尹蒍艾獵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蓼國人及楚莊滅蓼而後薦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於王而代為楚相未審為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地卽春秋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滅蓼而宣十二年卽有孫叔敖之名見於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為令尹此固按之春秋互證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於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卽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蓼國其為蓼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未有身為令尹而其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墟而不卽子以爵者此其誤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為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於邲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為兩年相距不甚遠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孫叔為無謀矣則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為賈之子昭屬兩人其所大誤者則以戰邲時隨武子稱有蔿敖而杜氏以為卽兼稱也武子以為楚雖與戰其平時討鄭入鄭軍政秩然且以為蔿敖也其時蔿敖不在軍也杜氏既疑令尹屬一人而蔿敖一名焦孝廉孟子正義

則又氏本蔦爲纖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人而兼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既帥師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此蔦敖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太宰極卑策書太宰伯州犂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蔦敖太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襄十五年蔦子馮爲司馬此蔦艾纖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出處然不敢謂叔敖艾纖是一人但蔦艾纖者叔敖之兄故其注蔦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氏謂艾纖與叔敖一人則爲子馮爲艾纖子即叔敖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叔則何說焉閻氏謂蔦賈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竄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蔦賈爲工正與鬬椒共譖殺令尹賈爲司馬既而椒復惡賈因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鬬氏是賈以怨殺並非國法且王滅鬬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讐患而竄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蓼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地志淮康與海康並稱居淮之濱即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波濤間矣況國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濱於東海之陂而蓼介楚外原屬吳越春秋楚子滅蓼時有云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

吳越屬國中也吳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周氏柄中辨正云叔敖避仇遠竄此情事所或有閻說近之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蓼國也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蓼今安豐蓼縣然則非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按毛氏四書改錯云孫叔蔣之期思人其地與蓼近又云蔣蓼楚外國期思之爲蔣地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蔦氏乃蓼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蔦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云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蔦敖非即叔敖乎則其爲一人爲蔦氏實無可疑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蓬即蔦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蔦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蔦敖一言可爲蔦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孫氏星衍孫叔敖名字考云蔦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云賢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

庚申補刊

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蒿賈之子是也蒿賈益有二子一蒿艾獵一蒿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尙有兄矣服虔杜預以蒿敖蒿艾獵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卽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謹按古人事迹非可臆斷右諸說各有所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於海則與期思之鄙人近毛氏之說未可非也○注百里至相也○正義曰案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贖貨正相合按字書市訓買贖亦訓買故市貨稱贖貨舉於市猶言舉於贖買間也按毛氏信秦本紀贖奚之說不信商君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爲贖買大抵養牲販賣卻非一事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謹按毛氏訓市爲買與周氏說同是也周氏以爲販牲於市固爲臆說說苑言賈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造自鬻於秦以干秦穆公事也孟子所原之矣閻氏說已見前○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言云降下也釋詁云勞勤也文選運東京賦舆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也趙氏以苦卽是勞以勤釋勞卽釋苦內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統之以身故以勤勞其身解苦其心志二句也餓則羸瘠餓其身體則瘠形於肌膚誘注云行而無資曰乏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乏周禮地官遺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竹之子於首陽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卽是乏空乏是無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猶乏之絕也淮南子主術訓云豈能拂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之則拂心逆指注云拂謂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卽不順從之言順也故以戾釋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所爲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故以驚釋動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動驚也廣雅釋詁云能言云忍耐也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能任也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卽本於性任其性卽仁以爲己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滅亡其性而違仁矣堅者彊也毛詩鄭風將仲子無折我樹檀傳云檀彊勁之木孔氏正義云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勁之木彊勁卽彊忍謂其材性能勝任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任不使爲外物所誘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非十二子篇云忍性情綦谿利跂荀子以性爲惡故楊倞注云忍謂違矯其性也孟荀同言忍性而義不可混違其性而

後能修是荀之惛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惛也趙氏得之性殊善惡則忍判從違盍忍原有兩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堅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荀之忍性爲孟之忍性以性爲嗜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失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以使不違仁趙氏洵通儒也音義云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曾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按趙氏謂素所不能行者即仁也因己之勞苦空乏推之於人則有以動其不忍之心而任其安天下之性故向有所不能者皆增益而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注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悴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胷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懣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疏注人常至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恆常也禮記樂記云過制則亂過猶誤也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繆注云繆誤也思誤則行誤因致愆咎故不得福更即改也始以繆而不得福一更改即能得福是以不能爲能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注困悴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困悴也悴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毛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爲門考工記弓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橫也是橫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號以立橫注云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爲橫而又以塞釋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趙氏謂作爲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憤激之說似指蘇秦去秦而歸事夜發書伏誦引錐自刺其股可謂困心橫慮矣甚年揣摹成用說當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謀異策也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通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然儀秦事孟子蓋稱近時通解作爲興起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興而爲善也此過之窮蹙於己者徵色謂爲人所忿嫉發聲謂爲人所誚讓然後乃徵悟通曉也此則過之

暴著於人者○注徵驗至怪之○正義曰書洪範云念用庶徵鄭氏注云徵驗也楚辭漁父第七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屈原也○注發於至異之○正義曰呂氏春秋舉難篇云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注以爲歌碩鼠刺女傳辯通篇云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音悲楚即此碩鼠三章疾歌而爲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云南山矸白石礪云云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注輔拂之○正義曰音義云拂音弼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拂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臣術篇引此文拂作弼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記保傅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弼說文弓部云弼輔也重文作弼手部云拂過擊也然則弼爲本字以弗从弗聲同拂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趙氏讀知爲智故以知能明之即德慧術智恆存乎疢疾之義乃知能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爲亡謂死於安樂即是安樂怠惰亡其知能然揆經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達以死爲亡究爲曲說陸氏讀如字是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康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此正發明孟子此文之義

章指言聖賢固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注教人之道多術子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

疏注子我也屑潔也○正義曰子我也爾雅釋詁文屑潔詳見公孫丑上篇方言云屑潔也

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疏或折或引○正義曰戰國策西周策云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注云折屈也引謂引而信之也或折或屈或信或引卽或屈或信折一本作抑

漢軍樊封舊校
漢軍佟佶番禺黎永椿新校

孟子正義

學海堂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七章

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動時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

疏注人之至法天○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聘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精神訓云是故血氣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曾腹充而嗜欲省矣曾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遠矣耳目清聽視遠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之不倦則精神盛而氣

不散矣此心爲精氣主之說也馳騁於是非之境而行之不僻卽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之謂也猶與由通所以然者由人之性善故其心能變通以天爲法則也莊子天運篇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楚辭天問篇云斡維焉繫王逸注云維綱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周頌執競武王箋云執持綱四字同義趙氏取莊子此文而以執持釋維綱莊子以天之運轉孰維綱而使之推行趙氏以天之運其所以維綱者北辰而引論語以證之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哲蔟氏掌二十有八星之雖釋天云壽星角氏也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天駟房也大辰心尾也析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咮謂之柳柳鶉火也此二十八舍之星角亢女虛危營室東壁爲北方元武之宿奎婁胃昴畢觜觿參爲西方白虎之宿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爲南方朱鳥之宿爾雅於北缺危於西缺胃觜參於南止有柳蓋舉其宜釋者餘從略也而承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故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卽正二十八舍矣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爾雅約舉二十二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震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極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梁祖暅測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元郭守敬測離二度奇矣趙氏以心比北辰以四體五官等比二十八舍二十八舍聽令於北辰則正而不忒四體五官聽令於心則善而不惡法天卽所以事天也引論語在爲政篇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注)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疏)注性有至善○正義曰禮記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注云制謂裁制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心心以制之卽所謂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也惟心爲正謂心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卽天之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高誘注云盡極也禮記大學篇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云

極猶盡也故盡其心即極其心性之善在心之能思行善故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貴善特鍾其靈於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善遂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者知其性之善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道之好善矣趙氏之義如此戴氏震原善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其爲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注能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注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夭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夭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疏注貳二至本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喪事不貳注云貳二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心能制義曰度一度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夭若顏淵之說也論衡氣壽篇云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有餘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邵公百八十此壽若邵公之說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心者身之主也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即具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曷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異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戕之非所

以事天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馴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爲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矣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卽伏羲之通德類情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之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卽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功聖人事天猶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殀壽窮達智愚賢不肖而聖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存之養之卽所以修身俟天下皆歸於善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故爲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盡其心以存之養之養之卽所以修身俟於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人之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疏)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詩周頌時邁莫不震疊韓詩云莫無也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卽下非正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卽不能順受其正卽是不知命如是則通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蓋以命有三名人之終不出乎受命遭命隨命三命中惟行善得善乃爲順受正命三命之說音義云丁云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按禮記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氏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受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警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再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

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
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
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
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
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下
節注云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厭覆也盡修
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此以壽終爲正命而本之以修
身則仍行善得善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
壽而以惡報獨爲隨命論衡全本孝經緯以是故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注知命者欲趨於正
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正
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注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
命也疏注畏壓至命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
三畏厭溺注云謂輕身忘孝也注畏云人或時以非
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
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厭卽壓覆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勸
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
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我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

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回何敢死
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卽檀弓死而不
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卽曾子必不死故知子在回何敢死相發
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孟子在回何敢死相發
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
不死於非命也孟子言不立巖牆之下不桎梏而死示人知
命之學不可死於非命也故莫非命之莫讀如易莫夜有戒
莫擊之之莫莫卽無無卽毋說文女部云毋止之也非命二
字相連莫字不與非字連也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也又云死生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既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此章又詳言之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
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當死而營謀以得
生命當窮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
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
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
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昧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

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志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為心天下之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圄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圄於溺己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皆盡其心也故己之命聽諸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己則俟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賢知命之學如是俗以任運之自然為知命將視天下之飢寒愚不肖而不必盡其心且自死於畏自死於桎梏自死於巖牆之下而莫知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畏壓溺死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無死字

按無者非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注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疏注祿爵須知己○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云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故須知己而後祿爵可得也翟氏灝攷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語皆古語常言荀子不苟篇云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章指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注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疏注物事至大焉○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禮記月令兼用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支部云我施身自謂也禮記祭義云成人之道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是時知識已開故備知天

下萬事我本自稱之名此我既指人之身卽指天下人人之身故云普謂人人有一我未冠或童昏不知既冠則萬事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故云常有所行矣淮南子說林訓云其鄉之誠也高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順之實猶誠也注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當自强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疏注當至爲近○正義曰淮南子脩務訓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反身而誠卽忠恕之道也宜勉行之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恕仁也從心如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則爲仁不外於恕析言之則有別渾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之義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其性以我推之也我亦人也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人之情卽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卽同乎我之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反身而誠也卽强恕而行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矣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注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詁云著明也楚辭懷沙篇云孰察其撥正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王與著義同禮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著察知三字義同趙氏以不知其道爲不究其道者究之義爲窮爲極蓋以察深於著而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遷謂之衆庶文選幽通賦云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注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所以不能爲君子但爲衆庶也按孟子此

章亦所以發明易道也行習即由之也著察即知之也聖人知人性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而能著習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能知道者君子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庶也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自首章以下章雖分而義實相承玩之可見易上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而不知即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即衆庶也道即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惟其性善所以能由惟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者通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道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爲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爲道也此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不必責以著察說者乃必以著察知道責之天下之凡夫失孟子之意矣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注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疏注人不至有恥○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姦禮爲羞注羞或承之羞注並云羞恥也說文心部云恥辱也禮記緇衣云惟口起羞羞猶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孔氏云有恥有所不爲也無恥之恥無恥矣注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疏注人能至累也○正義曰無恥二字承上無恥則無恥即謂無所羞恥也無所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爲恥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洪邁曰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相代也蓋之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爲否也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通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按此無恥之恥謂由無恥改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之正以之爲之字之卦之之也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注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今造機變穿陷之巧以攻戰者

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疏注恥者至之心○正義曰易象傳每以正大連言大之義爲長正之義亦爲長趙氏以大之義近於正恥之於人大矣猶云恥之於人正矣故云正人之所恥爲章指云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爲大人矣正人之所恥必是不正故云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也墨子公輸篇云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故以機變之巧指攻戰言九設攻城之機變篇中止言爲雲梯一事尚有其八備城門篇云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轒轀車軒車凡十二又云問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壅城內穴直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韜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又有備穴篇穴即穿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穿陷以概其餘耳書柴誓云敨乃穿陷故此機變穿陷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翟方進傳云奏請一切增賦張晏云一切權時也路溫舒傳云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爲一切權時也後漢書王霸傳云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李賢注云一切猶權時也此云一切可勝敵謂權時取勝敵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爲恥非正人之名也

疏注不恥至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閩監毛三本聖人作聖賢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

疏隰朋至之云○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惡乎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見莊子亦何人李善注引作莊子是也又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子呂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爲人也上忘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爲行尹知章注行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

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朋治外數書皆出周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爲說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孔穎達亦云顏子庶於幾王充衡論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皆聖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驟有同也亦可爲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注）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傅說而稟命（疏）注樂善至稟命○正義曰傳說詳見告子下篇云稟命者蓋謂傅說三篇也但此三篇伏氏孔氏皆無惟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緇衣等篇引兌命曰鄭氏注云兌當作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國語楚語云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稟命卽稟令趙氏本此也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注）樂善自卑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疏）注若許由洗耳○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說者云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注）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疏）注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吏切數音朔速也段氏玉裁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爾雅釋詁云數疾也疾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正義曰論語憲問篇云作者七人矣集解引包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仲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之誤此云隱各有方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不同而晨門儀封人隱於吏丈人隱於耕

接輿隱於狂是
亦各有方矣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
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疏〕以貴下賤○正義
曰易屯初九傳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
亦囂囂〔注〕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
自得無欲之貌〔疏〕注宋姓至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未
見他書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好以道德遊
欲行其道者按道德非遊具盍觀孟子進而數之其亦有異
於縱橫捭闔者流與囂囂見萬章上篇按囂囂見於經籍者
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聽我囂囂傳云囂
囂猶驁驁也箋云女反聽我言驁驁然不肯受此囂囂爲驁
驁之假借小雅十月之交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聱聱聱
聱卽驁驁楚辭九思怨上篇云令尹兮驁驁王逸注云驁驁
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是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
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
人爲囂囂吳秘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爲囂
囂之虛語耳又云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

囂也與吳秘注云囂囂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囂囂爲虛故
廣雅釋訓云囂囂虛也文選養生論云終朝未餐則囂然思
食注云囂然飢意也此囂乃枵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枵虛
也孫炎注云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駢拇篇云自
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郭象注云橫其囂囂棄情逐
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釋文云囂囂許橋反又五羔反崔
云憂世之貌漢書王莽傳贊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顏師古
注云囂然衆口愁貌也說文口部云嗷衆口愁詩曰哀鳴嗷
嗷然則此囂囂乃亦嗷嗷之假借也說文品部云囂聲也氣
出頭上周禮秋官司虣掌禁其鬬囂者注云囂讙也成公十六
年左傳云在陳而囂杜預注云囂喧譁也詩小雅車攻篇云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云囂囂聲也然則惟此囂囂爲囂之
本義爾雅釋言以閑釋囂此囂爲閑之假借囂囂卽閑閑也
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閒王逸注云閒暇也招魂篇待君之
閒些注云閒靜也暇則自得靜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
記大學云定而後能靜靜周書謚法解云大慮靜民曰定定亦
清靜也自得無欲則廣博而盛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釋
文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閑盛也是也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言人
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悠閒也此以囂字氣出頭上爲閒乃趙
氏自讀囂囂爲閒閒非取囂字本義爲自得無欲也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注〕句踐問

何執守可嘗嘗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嘗嘗矣〔注〕尊貴也孟
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嘗嘗無欲矣〔疏〕注
貴也○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尊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
尊故民不失望焉〔注〕窮不失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
道故民不失望焉〔注〕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
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
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注〕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
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問不失其操也是故
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疏〕注見立至操
呂氏春秋適威篇云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
猶見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高誘注云立見也趙氏

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爲顯不得志不可云顯
故解爲立也按說文云見視也視即示修身以示於世亦所
以教也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非示於世乎
章指言內定常滿嘗嘗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
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
之然得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注〕凡民無自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大化乃能自興起以趨
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
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疏〕注凡民至溺也○正義曰宋本
本作自知按自知是也孔本作無異知者也閩監毛三
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侃輕也侃之言洸也方言侃僄輕
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侃或謂之僄也孟子待文王而後興
者凡民也凡亦與侃通按說文云凡最括也呂氏春秋任地

篇云凡草生藏高誘注云凡草庶草也以此準之則凡民猶云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釋凡字蓋以爲庶民也最括亦衆數之稱故凡又訓皆鄭氏注儀禮以爲非一注周禮以爲無常數凡通於汎汎亦有衆義因汎之本訓爲浮浮則輕故仉僄猶汎漂也還以仉汎之輕浮通凡之義亦爲輕浮則緣其爲衆庶而輕微之又引申之義耳惟凡民是衆民無常數之稱而才過千人爲豪萬人爲傑則有常數故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千萬於凡人是凡即此千人萬人之總稱矣趙氏訓釋字義每於互見之可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鶡冠子能天篇云德千人者謂之豪故云千萬於凡民爾雅釋言云興起也與於善爲興與呂氏春秋義賞篇云姦僞雜亂貪戾之道興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興一則云趨善道再則云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蓋有所作而行爲興有所守而不行亦爲興也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疏乃不辟邪○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邪辟左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注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欿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疏注附益至遠矣○正義曰漢書諸侯王表云設附益之法張晏注引律鄰氏說云人自有家復益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欿然知不足也自知由於自視自視仁義之心不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欿欲得也從欠臽聲若貪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張鎰曰欿音坎內顧不足而有所欲也玉裁按孟子假欿爲坎謂視盈若虛也大元雷推欿寧卽坎窞也今本大元欿字僞不可識晏子春秋問下云鏒然不滿孫氏星衍音義云玉篇鏒丑甚切此當爲欿然之假音

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欿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疏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正義曰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定公十三年左傳史鰌云富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疏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詳見滕文公上篇趙氏彼注云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故引爲勞之證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疏注謂殺至故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書呂刑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徑赦之也罰之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是大辟之罪閱實則殺之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書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壤橋虔者其刑死然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讎也疏則民無怨讎也○正義曰方言云讎誇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君無怨讎昭公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讎說文言部云讎痛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注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蕃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疏注霸者至之也○正義曰音義云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翟氏灝攷異云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娛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

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悉通娛按說文女部云娛樂也虞爲假借字故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大略篇云天婦不得不驩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卽歡娛故趙氏云樂之也○注王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暐與昊同說文朗老切義與皓同古字通用趙氏讀暐暐爲浩浩說文日部云暐暐旰也大部云昊春爲昊天元氣昊暐皓旰卽浩浩瀚瀚淮南子俶眞訓高誘注云浩浩瀚瀚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昊皓暐古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爲浩浩天之廣大則爲暐暐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仍以暐暐爲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義曰周禮夏官司勳云民功曰庸○注庸功也○正

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注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加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疏注君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爲聖賢之通稱故云通於聖人法言道術篇云樂道者謂之君子禮記哀公問云君子者人之成名也易上繫傳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虞翻注云君子謂文王是也隱公六年公羊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存在此國以在釋存也過以世言別生死也存以國言別彼此也如堯舜生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詳見前闡監毛三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此與趙氏義異按易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過之義爲動爲行所過者化猶云所行者化也所動者化也行動著於外存者運於中所行動者民卽變化由於所存者神也民日遷善爲化不知爲之者則神也易下繫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也能通其變使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通其變爲權霸者亦知乘時運用以得人心而遠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威刑也利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於威刑善政之中卽有所盈虛消息於威刑善政之外此全繫乎一心之運用所謂脩己以敬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所謂爲政以德所謂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以言乎所存者神也誠刑善政則所行所動也民日遷善化也不怨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知爲之也所過有定而所存無定者水過有定而所存無定夫行而無定者水

流也故云與天地同流天地變化人不可知聖人成天地之能人亦不可知不可知故不可使知之民日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部云補完衣也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故補之義爲益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倞注云補謂彌縫其闕僖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相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然則小補謂霸者之民所由驩虞也有闕則望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殷而彌縫之匡救之恩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默運之不使有闕不待其災而豫防禦之不使有災此所以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詘於右一利興而一害卽由此起故爲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普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誠如天之元氣暉暉而無已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楊倞注云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別一義與孟子語同而恉異

章指言王政暉暉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

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疏〕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藏之箋云言政者謂王策命也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言謂會同盟要之辭是國家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章指云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以合命申釋言字法卽法度之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善是爲仁也○注仁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聲音也禮記月令去聲色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故以聲爲樂聲樂記云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云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是仁聲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注〕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疏〕注善政至得也○正義曰趙氏以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注〕畏之不遘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

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注不學而能性所自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子上是能也疏注不學至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子上篇良能猶言甚能良知猶言甚知甚能甚知即最能最知最知即知之最能之最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疏注孩提至抱者也○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是孩爲笑也說文手部云提挈也挈縣持也淮南子俶眞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臂垂所持近地也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將行趨氏以

二三歲之童未可牽行而提挈故以抱解之說文抱作褢在衣部云褢裹也論語陽貨篇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引馬氏注云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是一二歲之兒宜抱也國策秦策云是抱空質也高誘注云抱持也然則持可通稱爲抱則抱亦可通稱爲提音義云襁褓說文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聲類曰襁者小兒被子也按論語子路篇云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引包氏云負者以器曰襁說文糸部別有繈字云牽類也襁褓說文解字注云呂覽明理篇道多背其繩謂之繈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凡繩韌者謂之繩又衣部云褓也詩曰載衣之褓段氏玉裁注云小雅斯干曰載衣之裼傳曰裼也此謂裼即褓之假借也又以衣部襁字爲後人所增若許氏本有此字當與褓字相屬謹按今毛詩傳作緥箋云緥夜衣也釋文云韓詩作褓齊人名小兒被爲褓孔氏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緥緥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云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云強襁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襁褓李奇云襁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緥小兒大藉也孟康曰緥小

兒被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藏褓謂繩貫錢故總謂之繈耳孔子云四方之人繈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繈以文荼是也繩不必褓論語褓負其子是也繩可用繩亦可用繒布褓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云大藉是也覆則禮記月令正義云保即褓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緥若今時小兒腹衣腹衣益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被爲夜間所藉覆故亦云夜衣說文以緥爲小兒衣以褓爲負兒衣與繈字爲牖類者別古者衣被通稱織縷廣八寸長二尺亦被形其旁有繩以便負故云負兒衣與繈字專爲牖類者不同段氏謂褓字非許氏原有恐未然矣段氏謂博物志但言織縷未及其繩余謂段氏直以繩爲絡繩從糸織縷與繩而未及其繩絡繩從糸之名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注人仁義之道達之天下者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仁可達矣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義可達矣有此親親敬長之心者性善也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者聖人之盡心也自聖人盡其心爲天下立命其智者益知之其衆庶雖不能知之而亦可由之矣此一章仍申明知性知天之情也孫氏星衍原性篇云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兄也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概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之義之道達之天下者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所以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者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仁可達矣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義可達矣有此親親敬長之心者性善也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者聖人之盡心也自聖人盡其心爲天下立命其智者益知之其衆庶雖不能知之而亦可由之矣此一章仍申明知性知天之情也孫氏星衍原性篇云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兄也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概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

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何以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注〕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辟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疏〕注沛然至欲行○正義曰孟子三言沛然梁惠王上篇沛然下雨此言大雨潤物故趙氏以潤釋之離婁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故趙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有所聞見卽取而行之故趙氏以行釋之楚辭湘君篇沛吾乘兮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文選吳都賦常沛沛以悠悠劉逵注云沛沛行貌廣雅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沛水波流也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是爲水流卽爲水行以水之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之決江河決則莫能禦止其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疏〕聖人至小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揚子法言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班固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又關尹子云若龍若蛟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爲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注無使至足也○正義曰詩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羔裘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曹風侯人彼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己之子是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所不欲爲己所不欲也荀子儒效篇云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妄誕有也不可以執重有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

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積德於身卽是誠此故
楊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
字如此卽是如身如身卽是如己故云無使人
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也

章指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注〕人所以有德行智
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
德〔疏〕注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
子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論衡書說
篇云實行爲德德行並舉義有別單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
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心術注云術猶道
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又云術
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子
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善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任
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益德慧繙於內術智見
於外故以智釋慧慧又以才釋智慧爲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
慧術知皆本於德故以成德包之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疢
如疾首箋云疢猶病也釋文云疢本作疹下言孤獨孤臣孽
臣孽子此云疢疾益卽本於小弁之稱疢疾也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注〕此卽人之疢疾也自以
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疏〕注自
以至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是則臣僕庶
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此以衆釋
庶以賤釋孽華嚴經音義引王肅尚書注云微賤也趙氏言
自以孤微孤謂孤臣微謂孽子也說文广部云殆危也危部
云危在高而懼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殆於蜘蛆高誘注云
殆猶畏也國策西周策云竊爲君危之高誘注云危不安也
有所畏懼故心不能安趙氏以殆釋危又以懼釋之其義備
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敗也呂氏春秋壹行篇云强大行之
危高誘注云危敗也廣雅釋詁云殆危壞也傾隕敗壞所以可患因而慮
之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患而免此危者惟有勉爲仁義而
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通達則明顯故章指以顯釋
達謂以忠孝之名
顯於天下後世也

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
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注〕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疏〕注事君至君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似順篇云夫順令而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云容悅也容悅二字同義相曼爲雙聲毛詩曹風蜉蝣掘閱傳云掘閱容閱也容閱卽容悅後漢書陳蕃傳上疏云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亦容悅二字連綴趙氏分言之以悅君明苟容亦以悅釋容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注〕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注〕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疏〕注天民至而止○正義曰孟子引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則天民指伊尹太公一流矣莊子庚桑楚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注云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子楊朱篇稱舜禹周公爲天人稱孔子爲天民之逸蕩者紂爲天民之遠遯者稱桀爲天民之放縱者當時稱天民者別有異說故孟子明之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注〕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可言而萬物化成也〔注〕大人至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語季氏篇云畏大人儀禮士相見疏引鄭氏云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昭公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大人指原伯魯故注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尹知章注云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此鄭氏之義也易稱利見大人大人虎變虞翻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兩云大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氏云大人扶義是以德言也此注以大丈夫解之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亦不以位言乃下云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此則非不得志者史記索隱引向秀注易乾卦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此解易之言大人是也而孟子之言大人蓋卽謂此孟子深於易此大人卽舉易之大人而解之也正己物正篇末兼通變神化而天下平也惟黃帝堯舜乃足以當之故又進於天民一等也

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殷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

優劣之差〔疏〕凡此四科○正義曰說文禾部云科程也從禾分爲十程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有優劣之差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公羊傳疏春秋設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注〕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疏〕注兄弟無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記云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注云非他故猶親親之辭觀禮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詩小雅頍弁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至以道○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是育爲養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注〕孟子重言是美之也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正義曰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即一章再云之義也左傳范獻子曰夫子實云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再三云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注〕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焉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疏〕注樂行禮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行禮者天子之事君子不以大國諸侯爲樂而樂於中天下而立中天下而

而立是王者故知所樂爲行禮也禮運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亦王者行禮之謂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注〕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疏〕注大行至不變○正義曰大行卽所謂武王周公繼志述事之類窮居卽所謂文王演易序卦傳云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故以不失解不損音義云分扶問切禮記禮運云故禮達而分定荀子王制篇云分均則不偏分者蓋所受分於道之命也既分得人之性自有人所當爲之職分自有人所不易之分主是爲分也故謂之分定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注〕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網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疏〕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亦謂根之於心猶言本諸身非謂作心之根也根於心猶下云盎於背若云仁義禮智作背之

盎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根生於心是以生於心解根於心廣雅釋詁云根始也荀子禮論篇云生者人之始也趙氏注離婁下篇舜生於諸馮亦云生始也生與根同有始義故以生釋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間也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其字從人口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戎容盛氣顒若揚休玉色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面生色而後見於面所謂陽氣浸淫幾滿大宅許曰面顏前也是也魯頌載色載笑傳曰色色溫潤也大雅令儀令色箋云善威儀善顏色也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顒顒色容厭厭溫色勃如也正顏色引申之爲凡有形可見之稱音義云睟音粹華嚴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睟面色潤也未知何人注與趙氏略同睟字孟子外法言大元經有之法言君子篇云牛元馭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注云色純曰睟宋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然則睟卽粹淮南時則訓云視肥臞全粹高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法言之睟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吳秘注云淪猶澤也純淪溫潤四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睟爲純又以純淪卽溫潤故以睟然爲潤澤之貌大元經以睟準乾故元衝云睟君道也卽取文

言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八佾篇云從之純如也鄭氏注云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如感人之貌何氏注云純一也說讀爲悅豫樂也婉孌也澤顏色潤澤也豫樂猶和諧婉澤卽潤澤凡憂戚則憔悴豫樂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玉篇目部云睟思季切曰其色睟然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此睟然當連上讀按趙氏云色見於面固以睟然屬色讀其生色也睟然句可也音義云盎張烏浪切又烏浪切陸云盎於背如負之於背按爾雅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盎盆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盆缶之器負之於背何以見仁義禮智之盛莊子德充符言甕盎大癭說齊桓公陸其謂是乎甕卽盎字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盎齊注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盎齊也說文水部云泱瀁也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注云泱泱宏大之聲史記吳世家載此裴駰集解引服虔云泱泱和之意索隱云泱泱猶汪汪洋洋美盛貌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其音英高誘注云英和盛貌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云韓詩作泱泱盎通於泱卽通於英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然則盎於背卽英於背英於背卽榮於背榮於背卽顯於背趙氏言盎盎然盛正是泱泱

然盛視其背而可知則睟於心者在前則見於面在後則顯於背陸氏不明聲音假借之學而以爲如負望文生意失之甚矣韓詩外傳云姊布子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此盎盎謂前不謂後則盎豈負於背之名乎論語爲政篇施於有政集解包氏云施行也書古文尚云流行也禮記中庸篇君子和而不流注云流猶移也史記萬石張叔傳云劒人之所施易如淳云施讀曰移是施與流義同故施於四體卽流於四體易文言傳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云體謂四支四支謂股肱美在中卽仁義禮智根於心先暢四支而乃發於事業者匡國之謂也故四體爲匡國之綱詩大雅假樂篇云抑抑威儀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又抑篇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威儀者是容重手容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無非見於四體卽此爲四方之綱維民之則亦所爲匡國之綱曹風鳲鳩篇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正是四國卽匡國也曼言四體者謂卽此四體人見之已喻其仁義禮智之所施不俟敎令淸明而天下皆樂卽之趙氏恐人仍不言謂四體不能言特標明云口不言蓋不必俟仁義禮智之形於口而人已喻也形於口則訐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謂其喻益可知矣孟子立言之妙趙氏能闡明之廣雅

釋言云喻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人自曉喻而知也閩監毛
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放文古本自作以按以卽已字
禮記檀弓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也不
言已喻正言其形於言也自字非是

章指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尙不與存仁義內充
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蠙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
際知其不同也疏仁義至無容○正義曰此申言施於四體
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載圓履方方謂地
方方亦正也荀子脩身篇云禮者所以正身也此身體履方
之謂也音義云蠙音盤辟音闢禮記投壺篇云主人般還曰
辟賓般還曰辟釋文云般步干反還音旋辟音避孔氏正義
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般盤
蠙古字通然則辟當音避不音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
善爲頌蘇林云漢舊儀有二卽爲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
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
魯學之顏師古云頌讀與容同何武傳云召見槃辟雅拜服
虔云行禮容拜也蠙辟則進退有容趙氏以施於四體爲威
儀致密無所失前云匡國之綱此直以蠙辟明之義互見矣
又反言心邪意溺則無容明仁義內充施布於四體爲有容

也呂氏春秋先已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施也趙氏又
以用張互釋施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躩如也集解包氏云
盤辟貌也先進篇云足躩如也集解包氏云言子張容儀之
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氏云言子張容儀及廣雅釋訓云
堂堂容也此聖賢
施於四體之事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三終

漢軍佟佳 南海譚瑩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